

初學備志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大凡爲學先須立志志大而大志小而小有有志而不遂者矣
未有無志而能成者也立志之道先須辨別何者是上等人
所爲何者是下等人所爲我所願學者是何等樣人我所不
屑爲者是何等樣人此志一定卻須堅確不移凡平日誦讀
講習與夫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其爲我志所願勉而求之其
爲非我志所願決而去之自能向上他日長進則所志又別
若知其上等而不肯學知其下等而不能去此爲無志民斯
爲下而已

山陰劉先生曰吾自幼有不甘流俗之志此念最真斯言可日
省也人若甘於流俗其流而下也何所不至若一念不甘其
達而上也亦何所不至

少年立志要遠六持身要謹嚴立志不高則溺於流俗持身不
嚴則入於匪僻

凡立身之道與論人只是一等根本虧其餘更無可觀
學者親賢樂善是第一事少年見剛毅正直老成篤實之人能
愛之敬之其人必賢若疎之遠之其人必不肖蓋所愛敬者
在此則狂誕匪僻者必在所遠若疎遠者在此則狂誕匪僻
者必在所親故也高忠憲公嘗言以此驗人百不失一吾嘗

以此自省亦以觀人

初學最緊要是恭儉二字恭非貌爲恭以敬存心則顏色語言
步趨之際節文自謹在家庭敬父兄在學舍敬師長是恭之
實事儉非吝嗇瑣細日常遇小物有不敢暴殄之意凡居處
飲食衣服有不敢過求之意是儉之實事以是二者馴習不
舍則侈肆之念漸漸不萌久則漸漸消化心思自能向正上
達之基定於此矣人之敗德喪行未有不根於侈肆者
君子存心於利物究也已未嘗不利小人肆行以害物究也適
足以害已君子於物喜其成而惡其敗然已亦得成焉小人
於物樂其敗而忌其成然已常得敗焉心之所感微矣喜怒

好惡何可不謹

術不可不慎凡不容於堯舜之世者在已不可爲在人亦不可與近

近代極多遊民是以風俗日惡民生日蹙雖其業在四民者莫不中幾分惰遊之習而士亦甚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已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而已究其爲害更甚於遊民也今宜蚤作夜思求其所未知者與夫所未能者將終其身而有皇皇不及矣亦何暇博奕飲酒遊談浪走哉

稼穡之難學者尤不可不知食者生民之原天下治亂國家廢興存亡之本也古之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知耕者

殷天子之子生長民間是以聖賢之君六七作周公陳幽風述王業之本使人主知小人之依是以有道之長無過周者漢以孝弟力田取士故其俗猶爲近古夫能稼穡則可無求於人可無求於人則能立廉恥知稼穡之難則不妄求於人不妄求於人則能興禮讓廉耻立禮讓興而人心可正世道可隆矣古之士出則事君處則躬耕故能守難進易退之節立光明俊偉之勲其爲政也恭儉而仁恕其立身也正直而廉潔其居位去位也如一日其達行窮居也各有爲未有進退失據不知重輕者也後世卿大夫貪墨無厭寡廉鮮耻士庶人詐僞百端食嗟來之食甘噍蹠之加只坐不能無求故

楊園先生全集
至於不畏不義不能不妄求故至於不恥不仁也許魯齋有
言學者以治生爲急愚謂治生以稼穡爲先舍稼穡無可爲
治生者

程子云學者須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動容
貌正顏色出辭氣之類此義今之學者全不理會單好說箇
心字不知容貌顏色辭氣何一而非心之符論語君子不重
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根心生色成王顧命惓惓於自亂其
威儀易文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有諸內必形
諸外推之六經何處不然如何可忽其忽之者以爲威儀容
貌特其外耳內外表裏豈有兩截持其志無暴其氣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聖賢教人未嘗偏廢弗思爾已

讀書須立準課程量其力之所及而遵行之朝考夕省勿使一
日虛度人生少壯要不多時人事間之讀書之日有幾當深
思古人惜日之義劉忠宣公曰此日虛度一可惜惜日則自
不得閒凡閒思想閒言語閒行走是少至老斷送多少歲月
件不可諫來猶可追可發深省也高忠憲公曰每至夕陽檢
點一日所爲若不切實鍛鍊身心便虛度一日流光如駛良
可驚懼薛敬軒先生亦言每上牀卽思一日所爲若無疚於
心則安寢若行有不慊則輾轉反側必求所以改之古人用
心莫不如此

小學近思錄但要成誦刻期可畢若其義則雖終身由之不能盡也學者不從二書爲門庭戶牖積漸以進學術終是偏枯立身必無矩法

大槩經學不講其習一經者只記誦得幾許時文以應制科一日之急其經之要旨大義茫無所知卽其盡讀五經者亦不過侈記覽爲辭章而已於身心全無所得程子所謂卻是不會讀也經如何得通

今日父兄之壞子弟只是計近功逐小利當其就學卽欲能文字取世資不思樹木者猶求用於十年之後爲之師者莫不以鄙夫患失之心逢其主人譬如庸醫擔囊入門惟計藥資

之厚薄不恤病者之死生其所用藥溫涼瀉補只顧目前一刻之效而不求其病本之所在

圖學今全廢是以名物制度一概茫然古人左圖右書書只是發明圖義非圖義安從明且如易書若不看圖卦爻象之辭如何得明今人徒學空言所以無事於圖若要實做便知少不得

一念放逸而百邪並起一念戒懼而群私退聽故敬爲德之聚今日窮一理明日窮一理不急不輟積之久久自能融會貫通渙然有得今人說爲學不實從事於窮理只是懸空想像究竟何益想像得來雖有所見終是偏枯若更執已不化爲害

不淺

讀聖賢書須將聖賢之言立爲規矩準繩以吾身就而裁之果其用心行已能如是乎違則改之合則加勉方有進步處且如長者訓誨與吾有合心所明者有與吾不合心所未明者其明者吾性習所近也其未明者性習不近心有所蔽也須識記審思勉強以求至於明方有益若不合者舍置不復思其合者以爲既已知之不復存諸心平日雖用功夫只成就得自家一副見識書亦不能益吾師友亦不能益吾蓋人之性習各有偏處其偏重處則其所通者也其輕者則其所塞者也通處一路熟則塞處路路俱生學者用功能生其所熟

熟其所生斯無偏蔽之患

爲學最喜是實最忌是浮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忠信只一實字故敬曰篤敬信曰篤信行曰篤行好曰篤好無所往而不用是實也其爲人也厚而重君子之徒也本於一實其爲人也輕而薄小人之徒也本於一浮程子曰未有不誠而可以爲善者也

學問之事貴於有恒最忌輕躁人卽昏惰豈無一時奮發之意但此意思不能久長旋已忘却終是無益雖是資性過人進銳退速同歸於廢而已易恒之辭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日月四時無速運亦無停息只是一晝了

楊園先生全集
七
一夜一寒了一暑一日如是一歲亦如是以至古今亦如是
是以化育盛而歲功成富有日新有不期其然而然者吾人
日進無疆之益正宜如此

學問不能長進只坐不致於一之故日用工夫既向此旋又向
彼方事此尋復事彼一起一倒那得有益若併疊心力專於
一路自能月異而歲不同易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
得其友損彼則益此天下事何者不然

天地間只一箇消長道理一身之中善長而惡消則爲君子惡
長而善消則爲小人一家之中善長而惡消則至於有餘慶
惡長而善消則至於有餘殃推之國之興亡世之治亂莫不

皆然然消長分數於此進一分則於彼退一分譬則水車一
般終無停止之勢是以古人有云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
小而爲之終身守此兢兢也今人於所不宜爲者輒曰何妨
於所宜爲者輒曰何必以此二言長無限過惡涓涓之流至
於懷襄不可不戒也

學問之道惟虛受最有益譬之一器虛則凡物皆能入之若先
置一物於中更何物能入易咸卦之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
以虛受人山至高也澤至卑也以至高者乃處至卑之下可
謂虛矣虛故能受也若山下有澤則爲損矣舜大聖人也而
曰舍己從人顏淵大賢人也而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

楊園先生全集
寡有若無實若虛而况我人本庸愚之流乎然非誠有歆然
不足之心惟恐人之告之有所不盡終亦不能相入若有一
毫自足自是之見存於胸中則聲音笑貌之際已有不能隱
者矣此亦孟子所謂距人於千里之外者也最是學者大患
說命曰惟學遜志未有不遜於志而能長益者也醫家亦以
中滿爲難治之疾蓋膏粱藥石俱不能進則死亡無日矣
學問之益須是月異而歲不同若今日是此人明日仍是此人
今年是此人來年仍是此人如何得長進豈特不得長進而
已不日進則日退無中止之理日知所無月無忘所能斯有
日新之益

程子云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
少則足以涵養德性而熏陶氣質吾人平日亦有然也接詩
書師友之時多親米鹽妻子之時少則德性氣質自是不同
一日不學身心不知安頓何處

凡與一人相接不有益卽有損不可不慎大約三種人宜近然
不可不擇賢士可以養德明醫可以養身良農可以養生若
比匪人則喪德異端術士進則喪身嬉遊無業之人處則喪
生可謂寒心也

先儒有云攻人實過者最難能受人實攻者尤難吾不能自愛
其身至於有過而此人者不忍吾之有過而以相告是其愛

我過於我之自愛也身者父母之遺體辱其身是辱親也人
不忍我之有過而以相告是其愛我又愛及於我之親也而
敢不敬聽乎然又非知之難改之爲難亦有一種人面從而
中不然亦有一種人善屈服承受而後來仍只如是尤爲無
望正夫子所謂吾末如之何也人而至此亦可哀已

大凡姑息之愛言多順耳德義之愛言多逆耳故曰苦言藥也
惟人亦然嚴正者益我德者也狎暱者長我慝者也於此自
審思過半矣

隨俗習非最可畏以其既失而罔覺也此則父兄師友俱有不
足恃之時蓋父兄師友亦有賢不肖之相去也惟有自顧本

心裁之聖賢之遺訓善則遷過則改又不可從衆也柏舟之
詩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豈不以爲愛其子而不知愛之適以
害之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殷其盈
矣此際孰知淫亂之非而女曰鷄鳴縞衣茹蘆仍不以俗遷
也人顧自立何如耳

不能反躬是學者第一病修己不切實由於此與人多齟齬亦
由於此記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滅天理必窮人欲民斯爲
下而已

做人總從幼起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三
語自是相因幼不孫弟決是長而無述長而無述決是老而

不死是爲賊有負其初心敗於末路者矣中道悔過者幾人
諸君慎之切勿起脚便蹈第一句也

學者一念之發卽須分別仁義與利自古忠臣孝子義夫貞婦
悌弟信友皆自仁義之心爲之而所謂亂臣賊子之類皆
自利之心爲之

大學誠意章好惡二字聖人有之愚夫愚婦亦有之所爭只在
此念之實與不實耳聖人惟實是以大廷廣衆是此人暗室
屋漏亦是此人其極至於格庶頑動天地無非是也衆人惟
不實是以大廷廣衆是一人暗室屋漏又是一人青天白日
是一人夙夜寤寐又是一人其極至於爲鬼爲蜮違禽獸不
遠亦無非是也是以一念之微不可不謹

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凡爲父兄師長莫不欲
子弟賢且智然而家教不齊今之父兄或多不以義方愛其
子弟者矣學術不一今之師長亦多不以正道養其蒙士者
矣不知古人之所是惡知在己之所非前言往行古人之先
得我心者也初學之日天性未失日聞古人之言日見古人
之行栽培滋養習與性成久之自能長進小學一書以嘉言
善行終篇蓋此意也

人未有讀時文而能長進者也質美者不失一鄉之原人然非
時文之益至其凡下日流卑汙而已蓋所以陷溺其心者然

也

朱子與長子書從師就學之道極爲詳盡而終篇要之以勤謹二字蓋勤則進業謹則寡失守此二字以之終身養德以此養身亦以此矣惰者勤之反肆者謹之反人無限過惡無限傾覆未有不從此二字來

嘗將賢於我者自比則於已常見不足而學日進志益謙此上達之機也若以不及我者自安則於已但見有餘而志日損心日放矣不流於汙下不止也夫上下相去豈有極哉惡如桀紂在他人觀之如此桀紂之心猶未以爲惡也予於戊子之歲適有所感作上達吟曰一從絕頂望雲霄一墮窮巖嘆

寂寥今日相看何甚遠不知分手在山腰諸君正在山腰時節起脚一步便分上下可畏也噫草木猶知向上而况人乎輕絕小人人知難免於得禍不知親近小人其得禍尤速而重不可不戒也遠小人卽不免於禍變自外至近小人而取禍咎自己作自外至者可任之天自己作者誰任其咎

人不能有賢而無不肖事不能有順而無逆能與賢人處不能與不肖人處能處順理之事不能處逆理之事只繇自家學問不足天下無皆非之理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古之聖賢以此存心以此克已所以能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今日未接人事其所與處要亦不多幾人在家則父兄宗族出外則師友

而已然自此處得安穩將來入世已大段見得安穩自此不安穩將來處處乖張亦見於此

狎侮二字最可痛恨今年少人只爭甚與不甚要無不狎侮者在家庭不敬遜父兄在書堂不嚴憚師友此謂不孝弟之實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輕浮二字是弟子百惡之根浮又是輕之本輕言輕動總由於浮不恒其德亦由於浮唯主忠信可以治之

風邪之中人也適然而入於肌膚腠理之間留而不去傳入經絡以至臟腑及其發也周身皆病輕者虧損血氣變易形體重則夙亡習氣之中人也亦然

放僻邪侈放爲首驕奢淫佚驕爲首克伐怨欲克爲首人心驕縱總由好勝不肯屈下一念爲之根將來勢便無所不至所以君子修身只有敬謹

人只爲貨色名勢四字敗盡一生秉彝之良人孰無之但是四者之中有一纏縛此身便不得向上推其極不至於禽獸不止須是斬截得盡方得身心浩然若只去泰去甚終不濟事所以學者於公私義利之際不可不蚤辨也

讀聖賢書不篤信聖賢而邪說是信何以異於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乎以是爲聰明才智吾不識也凡人有善善日長有惡惡亦日長古人有言曰樹德莫如滋去

疾莫如盡蓋以此也今日幼年有何大惡如不敬父兄不信師友不知慕善不耻作非之類此是自暴自棄之根他日流於非僻甘於下愚未有不由此也譬如種是五穀必有秀實之望種是稂莠必有害苗之憂秉燹之良人所自有默省反觀為善為不善可以自知也自己不知長者未有不告之告之而不從則亦莫如之何矣

人不幸幼孤種種艱苦種種陵侮靡不身受古人孤兒行一詩不堪展讀也但從此能自奮發後來得力多在此日若是志氣不立因無教訓之人遂自甘於淪落與雖有旁人教訓而不肯聽受去善從惡忝辱所生亦多在此日

家猶身也元氣盡則死亦猶國也元氣盡則亡故善養身者養一身之元氣善治國者培一國之元氣

窮達壽夭天也智愚賢不肖人也在天者不可強在人者有可為君子為其所能為小人求其所難強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古今人以不知命之故枉為小人者衆矣游氏曰居易未必常得窮通皆好行險未必常失窮通皆媿好醜一成怨讐不能毀孝子慈孫不能改於已取之而已矣



